

特伟：这个厂长还是著名漫画家

■ 颜庆雄

除业界以外，很多动漫爱好者只知道，特伟的动画片开创民族动画艺术道路先河；他带领创作团队发明了中国独有的水墨动画新片种，把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法引用到动画片制作中，拍摄了《小蝌蚪找妈妈》这样优秀的作品，被誉为“水墨动画之父”；只知道是他将中国的动画带到了国际的舞台上，收获了一致好评，被誉为“中国动画学派”；只知道他荣获世界动画协会（ASIFA）授予的终身成就奖，也是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；只知道特伟还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，但不知道，这个厂长还是著名漫画家。

因为很简单，特伟当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后，就“移情别恋”，一门心思扑在中国动画事业的发展上，再也无暇顾及之前的漫画。

伴随一生的笔名“特伟”

其实，特伟原名叫盛松，祖籍广东名门望族，出生于上海，自幼痴迷文艺，喜欢临摹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志》中的神话人物，且钟情于电影、戏曲、评弹等众多艺术表演形式。后来晚年的他回想起，说自己青少年时期很爱看电影，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看了29部电影。当然，在现代人眼里偶尔看看电影是一种莫大享受，但在当时电影还是稀缺的文化消遣资源，这样的数量足以说是个“铁杆影迷”。

因为喜欢漫画，20岁时盛松开始从事时事漫画创作。“画寄出去总是退稿，后来我一画就画十张一起寄去，十张都退回来，但没死心继续画，终于有一张发表了。”特伟说的这张发表的漫画就是用笔名“盛公木”在上海《新闻报》上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——《中西科学之比较》。漫画描绘了一个外国人骑着骏马奔腾，而中国人则悠闲地坐在蜗牛上面爬行着，用漫画常用的“对比”方法，简明生动地警示国人：中西方的科学发展速度差异巨大。

很多人至今还误解“特伟”的笔名，认为是“大卫”的谐音，其实，后来的特伟自己“解密”：那时，盛松的侄子盛家伦正写作一部小说，主人公的名字叫特伟，于是他就向盛家伦“借名”一用，谁知盛家伦的小说里的特伟没出名，倒是让漫画家特伟名扬天下，盛松从那以后，就一直使用“特伟”这个笔名，伴随一生，以至于后来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原名了。

被称为中国漫画的“大卫·罗”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，中西方文化在此交流汇集，当时畅销杂志《世界知识》经常刊登发表英国著名讽刺漫画家大卫·罗



水墨动画片《山水情》剧照

的国际时事漫画，很受读者欢迎，特伟非常痴迷大卫·罗的政治讽刺漫画，他也开始把国际时事漫画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。虽然条件有限，他还是尽可能地搜集大卫·罗的作品，并不断地学习模仿其画风。

那时候国内有很多报纸、杂志需要大量的国际时事漫画作品，却很少有专攻国际时事这类题材的作者。年少气盛、踌躇满志的特伟正好擅长此风格，于是他打定主意，把国际时事漫画作为自己主攻方向，那段时间，特伟进步飞快，作品的发表机会增多，频繁在《上海漫画》、《大晚报》、《独立漫画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，甚至有时还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。崭露头角的特伟以其国际时事漫画引发中国漫画界关注，一度被称为中国漫画的“大卫·罗”。

抗战救亡漫画的“主力军”

当特伟的漫画技法日益成熟之际，正值抗日战争火烧到上海，特伟以他熟悉的国际时事漫画的形式加入到了反法西斯的斗争中，以画笔的锋芒为武器，将漫画中的人物形象指向了三大法西斯头目——希特勒，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。这是他漫画创作上的重大转折，但他以自己的作品作为武器，全身心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战斗阵营，宣传抗日、保家卫国。这阶段，他以《救亡漫画》为阵地，发表了《魔爪》、《以牙还牙》、《墨索里尼到此一游》、《广西山水甲天下》等多幅时事漫画作品。

1937年，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背景下，文艺界也开始了救亡图存运动，成立了“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”，特伟

也加入其中，成为抗日救亡漫画的“生力军”。当年20多岁的特伟年富力强、朝气蓬勃、精力充沛，不仅是救亡漫画宣传队的代领队，除了为《救亡漫画》、《抗战漫画》供稿，同时还在自己主编的《战斗画报》上发表漫画作品。这一时期，特伟的漫画风格多以强烈的黑白对比为主，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揭露侵略者的暴行，激起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和平的渴望。在此期间，他作为一名文艺战士，活跃在抗战前线，制作巨幅宣传画，举行抗战漫画游行，辗转于武汉、桂林、重庆、香港，利用一切形式唤起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，积极投入到全面抗战中来。

1941年和1942年特伟在香港出版两本漫画选集，即《特伟讽刺画集》和《风云集》，这集中了他在抗战期间的代表作。漫画评论家黄茅先生曾指出：“《特伟讽刺画集》所收集40帧作品是跟随着时间来排列的，从抗战开始以来的40多个月间，举凡中国与世界的大事都接触到，而且经过作者的判断力对这些大事加以宣扬或揭破，从这一册艺术品更可以看到这三年来人类的历史是经过怎样的路。”

特伟作为一名用漫画讽刺敌人、团结民众的文艺战士，在战乱与烽火中奠定了自己扎实的艺术功底，形成了为艺术作品融入深刻内涵的创作思想，为之后领导新中国动画的实践，拉开了序幕。

探索民族风格之路：为民族自信而动画

之前的漫画战斗生涯让特伟历经磨

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漫画家（八）

练，坚定信仰，成为了见多识广、艺术造诣颇深的著名漫画家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特伟被派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从事美术电影工作。随即，他受命筹办并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，至此告别漫画生涯，与中国动画结下不解之缘，成为新中国动画事业的开创者、奠基人。

如今，时常会想起那些伴随我们成长的动画片，但几乎忘却了这个厂长居然还是个著名的漫画家。可以这么说，特伟的前16年是为中国漫画而奋斗，后60年是为中国动画而奋斗！有人这样总结出特伟的一生，战争年代，他是一名热血青年，以画笔代枪杆，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期走遍中国每一处角落，用漫画作品振奋人心；和平年代，他是一位动画大师，以动画展现民族风格，开创了“中国流派”。

的确，特伟从担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伊始，就一直主张“敲喜剧风格之门，探民族形式之路”，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动画片，明确提出：“中国的动画片就应该搞中国自己的东西，必须摆脱模仿，走创新之路！”不仅对当时的动画创作具有指导意义，于当下也有现实意义。

在他当纲导演的美术片《好朋友》、《骄傲的将军》、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、《牧笛》、《山水情》、《金猴降妖》等。其中三部水墨动画片，童趣盎然的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、如梦如幻的《牧笛》、飘逸空灵的《山水情》是中国动画片中不可多得的精品，这个时期是在中国动画史上无比辉煌的“特伟时代”，至今让人赞不绝口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由《新民晚报》社主办的《漫画世界》创刊，这份套色印刷的报纸封面，在1986年6月第17期发表了特伟封笔近半个世纪后的第一幅漫画《播种者——高尔基不独属于俄罗斯，而且属于全世界》，他还用毛笔宣纸创作“荒唐十年”系列水墨漫画一段时间，但又重新醉心动画创作，从此再无漫画新作问世，成为中国漫画界的一大憾事。

2023年的初秋，之前跟特伟同为《漫画世界》编委，现任上海美协主席的著名漫画家郑辛遥，特意给笔者发来了当年特伟的这幅作品。我们从中感受到，特伟在创作高尔基向世界撒播文学种子的画面时，是否也会想到自己如高尔基般在动画界传播“标民族之新，立民族之异”，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风格动画的理念呢？

（作者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理事、主任编辑、漫画家）



《我和米老鼠》特伟自画像



《播种者——高尔基不独属于俄罗斯，而且属于全世界》1986年发表在《漫画世界》第17期



水墨动画片《小蝌蚪找妈妈》剧照